

# 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历史及其影响

□ 任 红

## 一、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历史回溯

### （一）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形成

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是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而兴起的。喀喇汗王朝是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王朝，公元915年，喀喇汗朝首领萨图克·布格拉汗发动宫廷政变登上汗位，宣布伊斯兰教为合法的宗教，号召臣民放弃原来的信仰，改信伊斯兰教。为了传播、发展伊斯兰教，萨图克·布格拉汗在喀什噶尔建立了第一所高等宗教学府——“萨吉亚麦德里斯”（高级经学院），专门培养伊斯兰教的高等神职人员和学者。萨吉亚麦德里斯后经穆萨·阿尔斯兰汗的扩建，并增建图书馆等设施，形成相当规模，每年都有大批学生从汗国各地前来深造。这所宗教学府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经注学、教义学、圣训学、教法学、阿拉伯语、哲学、伦理学、文学、历史以及天文学、数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生可自选课程，自择老师，学制不定，一般为5年，长者可达15至20年。

喀喇汗朝时期著名的高等宗教学府还有“罕里克麦德里斯”（皇家教经堂），它由穆萨·阿尔斯兰汗创建，专供汗室成员和达官贵族学习之用。课程以学习《古兰经》为主，教师由具有较高水平的伊斯兰学者担任。

喀什噶尔还有一所著名的宗教学府“马赫茂德耶麦德里斯”，《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晚年曾在这里执教，他去世后，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其遗址至今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麻扎右前方可见。

麦德里斯作为伊斯兰教的高等学府一般开在宫廷附近或较大的城市，数量不多。在喀什噶尔及其它村镇和穆斯林居住区的中小清真寺内则开办有马克塔布（阿拉伯语，意为经文小学），也有的开在教师家中，类似于私塾的形式。马克塔布主要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等文化水平较低者，学习阿拉伯语言文字和基本的经文知识，成绩优异者可升入麦德里斯继续学习。目前关于马克塔布还没有更多的文字或实物资料。但可以推测，作为伊斯兰教中心的喀什噶尔及其它村镇，在清真寺内进行初级教育的情况相当普遍，其数量和规模应当是比较可观的。

麦德里斯和马克塔布在历史上被统称为经文学校，在麦德里斯和马克塔布进行的教育被称为经堂教育。

（二）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发展

13世纪初—16初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察合台汗国时期，一些穆斯林受到蒙古上层统治者的重用。著名的维吾尔学者和教育家斯拉吉丁·阿布·亚库甫·伊比尼·阿布优素甫·色卡克曾是察合台汗的学术顾问。著名的教育家和农学家麦斯吾提别克 是察合台汗在维吾尔地区的总督。在色卡克和麦斯吾提别克的努力下，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继续发展。这一时期，阿力麻里、布哈拉和喀什噶尔成为伊斯兰教的学术中心。1260年左右，麦斯吾提别克在被西辽时期破坏的“萨吉亚麦德里斯”的废墟上建立了“麦斯吾迪麦德里斯”，并在附近建立了名为“幸福”的图书馆。1260-1289年间，麦斯吾提别克亲自主持这所宗教学府，他的密友、著名学者贾勒尔·卡儿西（1230年生于阿力麻里，后移居喀什噶尔，著有《苏拉赫词典补编》）曾担任这所学府的高级教师，他在《旅行记》一书中写道：“每年都有上千名学生从各地来到这所学校深造。”麦斯吾迪麦德里斯实行学位制和考试制，毕业生分三个等级，依次是艾兰木（博士）、穆德里斯（教授）、“毛拉”或经学家。许多从该学府毕业的学生在察合台汗国的宫廷或在元朝担任行政职务。著名学者赛依德·喀什噶里、诗人艾拜都拉·鲁特菲等都是从麦斯吾迪麦德里斯毕业的。

至东察合台汗国时期，伊斯兰教传入到库车、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在汗国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所到之处修建了很多清真寺、教经堂（经文学校）。例如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导师毛拉·额什丁在库车建立了“瓦里耶麦德里斯”，这所学校受到汗王的大力资助，享有盛誉。

（三）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繁荣

叶尔羌汗朝早期是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天山南路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农牧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叶尔羌历代汗王都从国库拨款修建经文学校。在王朝首府叶尔羌（今莎车）以及古城喀什噶尔等地都建有一批颇有声望的麦德里斯。在叶尔羌有“赛义德麦德里斯”、“额什丁麦德里斯”、“罕里克麦德里斯”、“加航麦德里斯”等10余所高等学府。在喀什噶尔，除原来历史悠久的“罕里克麦德里斯”、“阿克麦德里斯”重修外，于1522年修建了“米儿咱·海答儿麦德里斯”，1630年修建“沙克耶麦德里斯”，这些麦德里斯都是当时著名的伊斯兰教高等学府，远至伊斯坦布尔、伊拉克、伊朗和中亚地区的许多人纷纷到这里来求学。此外，汗宫清真寺的图书馆内藏有几万册图书文献，城东还建有图舒克塔格天文台。

至叶尔羌汗朝后期，南疆的统治权实际由和卓势力把持，这一时期，维吾尔族传统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逐渐走向衰弱。其主要原因是和卓政权采取保守的愚民政策以及剧烈的宗教政治派别斗争，使南疆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再加上准噶尔汗国的奴役和掠夺，使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受到极大的摧残。例如，阿帕克和卓统治时期，极力宣扬苏菲派的神秘主义和厌世主义，不准经文学校讲授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和科学知识，下令捣毁了图舒克塔格天文台，用三天三夜的时间焚烧汗宫图书馆内非苏菲派的书籍，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被毁于一旦。维吾尔族的许多学者、诗人、音乐家、医生、艺人等，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去写苏菲派的作品。可以说“新疆社会文化的发展几乎停顿近一个世纪”。

**二、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维吾尔族历史上的影响**

**（一）推动了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

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任何一种宗教的传播都离不开教育。伊斯兰教之所以能走出阿拉伯半岛成为世界性宗教，这与其对伊斯兰教育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在伊斯兰教初期，巴格达、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和开罗等地都开展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伊斯兰教育，据说“9世纪的巴格达有清真寺3万座，每座清真寺都是一个有势力的学校”。从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宗教人士和学者，不仅将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且创造了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对于新疆来说，伊斯兰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要想在新疆扎根，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强力推行外，最重要的是让广大群众在思想上接受，而有效的途径就是教育。从最早的萨吉亚麦德里斯开始，直到遍及各地的马克塔布，它们为普及伊斯兰教知识、传播伊斯兰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汗朝派往各地的传教士都是从经文学院毕业的。正是在经堂教育的作用下，伊斯兰教所蕴含的独特的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经济思想等逐渐渗透到了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伊斯兰教得以排除其他宗教，成为维吾尔族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二）形成了具有鲜明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维吾尔族传统文化**

一种宗教在一个民族的传播乃至成为唯一宗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宗教的文化与该民族传统文化相互渗

透和影响，不断协调和融合的过程。这种宗教的文化也就给民族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成分，同时也给民族传统文化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中的传播也是如此，在统治者的强力推行下，在宗教人士和穆斯林学者的传经布道中，伊斯兰教的教义、教规、礼仪习俗、思想观念等渗透到维吾尔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语言文字上，伊斯兰教的传播，带来了阿拉伯语言和文字。由于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只能用阿拉伯语诵读，用阿拉伯文书写，因此为了适应伊斯兰教活动的需要，阿拉伯语言文字被定为经文学校的必修课程。与此同时，回鹘人开始用阿拉伯字母代替回鹘文字母，形成了一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回鹘语文字，史称“哈卡尼亚文”（喀喇汗文），喀喇汗朝时期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作品有《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真理的入门》和《箴言诗集》。后来，随着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的增多，“哈卡尼亚文”发展成为察合台文，并成为维吾尔族的通用文字，一直使用到20世纪初。

在文学创作上，从喀喇汗朝时期开始，文学作品大都模仿阿拉伯伊斯兰作品的格式。如《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等，都以“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开始，并在开头用大量的篇幅赞颂安拉、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或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统治者。就连《突厥语大辞典》也极力模仿阿拉伯词典的编纂方法，作者在“引言”中宣称“此书步昔日学者之后尘，并仿效阿拉伯词典的编纂方法”。总之，维吾尔族接受伊斯兰教以后，其文学作品从内容、题材到格式、表现手法都受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在历法和建筑艺术上，维吾尔族开始使用“希吉来历”，即伊斯兰教历。建筑的形式和风格受阿拉伯伊斯兰建筑艺术影响，多呈尖拱型洞式门窗，穹隆形大圆屋顶，这在清真寺、麻扎等宗教建筑上表现尤为突出。在建筑的装饰上，受伊斯兰教影响，严禁用人物和动物形象，而以植物图案、几何图案、文字图形为主。

在生活习俗上，伊斯兰教对维吾尔族的生活习俗影响很大，如在饮食、礼仪、婚姻、丧葬、遗产分配等方面都保持了伊斯兰教的习惯。

在思想观念上，维吾尔族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以及对社会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随着伊斯兰教影响的深入而成为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主要内容。

**（三）培养了大批穆斯林学者，促进了维吾尔族文化的发展**

伊斯兰教高等学府麦德里斯不仅是神学的殿堂，也是知识的海洋，它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宗教人士，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穆斯林学者。喀喇汗朝时期的麦德里斯，聘请了许多中亚学者，这些学者几乎都在布哈拉、撒玛尔罕、巴格达的高等学府受过教育。例如，曾使萨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的艾卜·纳斯尔·萨曼尼，据说“他使七千人改信伊斯兰教，在他的学生中有七十人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有五十人成为学者”。中亚著名宗教学者、编纂家侯赛因·本·海拉弗，他长期在萨吉亚麦德里斯授课，曾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导师，正是在他的教导下，才成就了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这一时期，汗朝内渴望知识的学者纷纷来到喀什噶尔求学，在这里，他们既汲取伊斯兰文化的营养，也弘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正是在喀喇汗朝时期，创造了维吾尔族灿烂的科学文化。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语言学家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诗人阿合买提·玉格乃克、艾哈迈德·亚萨维、历史学家阿勒马伊、医学家伊玛迪丁·喀什噶里等等。这些学者在伊斯兰教育的影响下，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交流。

叶尔羌汗朝时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上层统治者大力发展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叶尔羌、喀什噶尔、库车等较大城市都修建了伊斯兰教高等学府麦德里斯。教育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这一时期，在文学、音乐、书法、建筑、历史、医学等方面都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代表人物有：著名诗人卡迪尔罕、阿亚兹·西凯斯泰，历史学家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马合木德·楚拉斯等等。由于书法在这一时期被列为经文学校的必修课程，促进了维吾尔文楷书、草书和艺术体等多种书法形式的发展，叶尔羌汗国的赛依德汗、拉失德汗以及《拉失德史》的作者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都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另外，在医学方面，麦德里斯以伊本·西那的《医学概论》、喀喇汗朝时期的医学家伊玛迪丁·喀什噶里的《疾病解释》、《药典》为教材，培养出不少医生，促进了维吾尔族医学事业的发展。

**（四）增强了维吾尔族义务教育的观念，成为民族教育的方式之一**

伊斯兰教不仅提倡追求知识，接受教育，而且把求知当作神圣的义务来看待，与“五功”等宗教义务相提并论，

等量齐观。穆罕默德曾说“求知，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这里的知识，既包括宗教知识，也包括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还说过“求知，哪怕远在中国”，显然，他号召穆斯林来中国不是学习宗教知识，而是学习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不怕路途遥远，也不论知识的拥有者和创造者是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正是这种求知精神，为伊斯兰教所到之处的各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维吾尔族也不例外。虽然，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所传授的世俗内容与宗教内容相比微乎其微，但是维吾尔族视教育为义务的观念越来越强了。在古代维吾尔族家庭中，孩子长到六岁不管男女都要送去马克塔布（经文小学）学习，在这里，他们不仅学习基本的经文知识，还要学习语文、写作和算术，马克塔布的经文教育，不仅使学生从伊斯兰教信仰的角度去了解人生、社会的意义，还要引导他们掌握语言工具和文化知识，寓宗教常识于文化课程之中，使得读写认字的文化学习成为一种宗教意识的启蒙教育。这一教育形式后来发展成为维吾尔族教育的主要方式，延续了上千年，直到解放后，经堂教育仍然广泛和长期存在。

**三、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历史局限性**

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维吾尔族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历史局限性也日益明显。首先，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毕竟是一种宗教教育，它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宗教人士，因此，在知识结构上，偏重于宗教知识，而轻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在为数众多的马克塔布中，除了读写认字和宗教知识外，几乎学不到其它知识，而且大量的学习内容是以死记硬背为主，不注重理解。只有在伊斯兰教的高等学府麦德里斯中，能接触到宗教以外的知识，但也是微乎其微，而且取决于老师知识面的宽窄。从维吾尔族早期创作的文学作品看，其内容难以脱离伊斯兰教的范畴，就是受到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局限，特别是叶尔羌汗朝末期以后，经堂教育走向保守和封闭，统治者视学习科学知识为巫术，把人们的思想紧紧地束缚在宗教意识中，其结果是再难出现像喀喇汗朝时期和叶尔羌汗朝初期时的文化繁荣景象。

其次，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教学方法、制度落后，历经数百年而无所改进。清代人萧雄对此作了描述：“讲舍必傍树阴，室中无椅案，师徒席地而坐，旁设短桌一二张。夏日则环坐树根，捧书诵读。凡入学者，各执一简，或牛羊版骨一片，趋谒阿浑。阿浑为之书字于上，即读书也。小儿不率教者，则以红柳木条笞其脚心。”至于学习进度，一般视学生情况而定，少则五六年，多则十几年，中途也可以退学。没有固定的教材和老师，学生择师入学，老师亦根据自己的专长授课，也可讲授自己的作品。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知识面也较窄。

第三，由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以宣传伊斯兰教教义为首要，长期向广大群众灌输“顺从”、“忍耐”、“前定、后世”的思想，致使深处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广大穷苦百姓长期陷入“今生虔诚信仰真主，来世进入天堂享乐”的虚幻之中，其结果窒息了人们的意志，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广大劳苦群众走向文明幸福的进程。

第四，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垄断了维吾尔族文化教育，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成为维吾尔族教育的主要方式。这就严重限制了民间及其它教育形式的发展，特别是限制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其结果导致了维吾尔族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也从根本上制约了维吾尔族社会的发展，加剧了与其它民族和地区的差距。

第五，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固守着伊斯兰文化，造成了对汉文化及其它文化的排斥心理。不学汉字和汉文化，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是，文化上自我封闭，自我约束，不积极主动学习和借鉴别的民族的文化精华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则不利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文化只有在学习和交流中才得以提升，一味地封闭只能导致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脆弱和不健康，如若这种不健康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因为民族间的隔阂而产生矛盾。在新疆历史上，因民族矛盾而产生的流血冲突已屡见不鲜。

总而言之，对维吾尔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既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也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应该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

责任编辑／海永龙

